

總有些生命堅持獨自在暗影裡變化著肌理與色彩…

初讀 曾建穎

文 / 鄭乃銘



生命原來並沒有特定的形象，也沒有固定的居所，更沒有他們所說的非遵照不可的規則。

藝術品也是這樣。

規則只是為了膽怯與懶惰的行路者而設立的，因為，沿著路標的指示走下去，他們雖然不一定能夠找到生命的真象，卻總是可以含糊地說出一些理由來。

那些理由，那些像網目一樣的理由使人容易聚合成群，容易產生一種自滿的安全感。

但是，當山風來襲，當山峰從群峰間呼嘯而來的時候，只有那孤獨的行路者才能感覺到那種生命裡最強烈的震撼吧？

在面對著生命的真象時，他一生的寂寞想必在剎那間都能獲得補償，再長再遠的跋涉也是值得的。

——席慕蓉1985〈孤獨的行路者〉

起手

曾建穎說「年輕時候的我，其實很憤世嫉俗的…」。

我打斷他的話。問「你多大呀？年輕的時候…」！

他靦腆地笑開，很規矩地答「我1987年出生。我講的是自己學生的時候…」，尤其是大學的時候」。

曾建穎的憤世嫉俗，其實相當溫和的。

概略來說，他是那種可以為大眾的權益遭受不公對待，他忍無可忍相當看不習慣，就會爬梳出問題的癥結點之後，將需要疏通的與爭取的事務理出來，然後去找學校理論、去傳達應該獲得的公允結果。

可是呢？如果是對自己個人的事。比如說，老師特別誇獎某個同學那個地方的作畫技巧相當到位，但這位多事的曾建穎怎樣看都看不出老師誇獎的點在那兒。他當然不會去找老師「麻煩」或指老師「眼拙」。他採取的方法，極端特殊。他會回過頭非常仔細去端詳那個被老師提出來嘉獎的「點」，接著，回去；好好地研究那個地方到底為何值得被誇獎！他說「我不太會起衝突，吵架；其實也不太會。問題是在於，我覺得；起衝突基本上是挺麻煩的事，除非，你在起衝突之前，已經非常完全地將可以起衝突的理由建立得密不透風、理由充足、態度強硬，否則；起衝突，好麻煩」。所以，你不喜歡或不以為然同學被老師誇獎的「點」，竟然是去研究「競爭者」被青睞的點？「對！我是這樣」！

我一聽，唉；一聲，這叫那門子的憤世嫉俗？憤世嫉俗簡單講是厭惡世俗！

「我是呀！我就是不喜歡依循人家所制定的規矩來畫呀！」「那被誇獎的點，根本就是依循規矩呀」！

我決定放棄跟他討論憤世嫉俗這件事。

我決定跟他聊聊他的藝術，這會比較實際些。

因為，我著實比較喜歡他的畫。

翻雲

曾建穎很喜歡畫人。



曾建穎 狗奴才 37x93cm 紙本膠彩、墨、礦物顏料 2015

他；幾乎不怎麼出現過風景的畫題。

可是，曾建穎根本就是標準的宅男。

他一星期只有一個半天需要到台北藝術大學兼課。其他的時間；他選擇待在淡水的工作室，與他的創作相處。

他徹底沒有任何社交活動。

他的專長當中，甚至不包括與人交往這一項。

但是，他說「我對人有興趣；一直以來」。「當然，也有可能是在服役期間，因為我大學讀的是台北師範大學，學校期間；我們一定得修教育學分，也因此我是可以教書的。當兵時，因為我有教師證，就被分派到去做輔導員的事情，這個工作我做了整整一年。我所輔導的對象就是中輟生。這工作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好做。因為，你必須學會傾聽，而不是抱持去指導他們的心理。第二，他們其實都還屬於是正在發育的中學生，身體是有力量的；但心還是很小、很敏感，如果處理不好，也會出現肢體動作的」。「當中輟生的理由很多，有些原因甚至都會令人感到不可思議，這些原因當然也會造成他們對很多事情都不是那麼持正面看法，尤其是處在被壓抑或被壓迫的情況之下，他們事實上都很無助…。這段時間讓我分外想到在大學的時候，學校的時期，我就充分感受到握有權利、位居高階的人，你從他們身上感受不到那種絕對的是與非。而我相信，當一個人處在一個受到某種巨大無法抗拒、無力抗拒或不想抗拒的壓抑之下，人；事實上都會讓人看不到很清晰的對或錯選擇，所謂絕對性在這些人身上愈來愈模糊」。「因此，我畫人；或許更明白一點來說，我是透過畫人這件事來看人吧！」

曾建穎很擅長在畫面上布置出許多的人物群體，透過群體來點透出人與人之間那種既熟悉卻又全然陌生的不互屬關係。群體，在畫布



曾建穎 招呼 22x33cm 雲肌麻紙、膠彩、墨、礦物顏料 2015



曾建穎 教育 53x45.5cm 紙本膠彩墨礦物顏料 2012

上，並不是很好處理的題材，因為得在眾多的人物裡面，細膩呈現出那麼多人物的性格，而不只是在形態上講求差異。2010年，曾建穎有一件名為〈千手計劃〉的作品，這件作品透過多如繁星的手來表徵社會角色，基本上這件作品是曾建穎「眾生相」相當具有入口性的代表。曾建穎採取減法的概念來架構這幅畫作，也就是說，他並不是讓手的主人呈現到畫面上來，他只是很單純地將畫面鎖定在「手」這個介面上，卻讓每隻手都能將自己生命、生活故事與情感講述得清清楚楚、毫無遮掩。作品上的手，分量；也就是在畫面的佔有性都不小，可是，曾建穎卻讓這很容易陷入過於重複的單調，展現清晰的生命丰采。2015年，他有一幅名為〈朝會〉的作品，我則認為是更具有經典性。曾建穎讓畫面出現很多頭；頸部以上的人頭。對比2010年的〈千手計劃〉，〈朝會〉在畫面呈現上則顯得更壅擠、更堆疊、更充滿著人與人之間相互對峙的動作性。但是，這幅作品讓人最感到有趣的點，應該在於曾建穎畫出這些同學儘管相互間是認識；也稱得上熟悉，但彼此的眼神卻幾乎都沒有交集！那種人與人之間就算站得再近，就算能感覺得到對方的體溫，但卻怎樣也都沒有想過交換心事。你當然可以說曾建穎讓畫裡面的人際疏離明顯呈現出來，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你則會發現曾建穎更殘酷捕捉到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表面上的和樂並不意味著絕對性的熱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曾建穎在面對每一位人物的描繪上，都能抓出所欲傳達的表情、性格，使得人物的本身也洋溢出被觀賞與閱讀的轉折。

佳釀

曾建穎雖然年輕，可是，卻總是不以年輕的心來看待自己的創作或者環境。

更具體一點來講，在曾建穎年輕的外表底下，他的內心卻住著一個老靈魂；一個不願意被傳統俗約給制化、規格化的不安分的老靈魂。

曾建穎不喜被制約給綁架，並非是他覺得傳統的創作方式或格式不好，而是他覺得；創作的本身應該更能呼應時代的精神特質，而不是一味沿襲傳統。也因此，他並不是那麼喜歡被外界稱他的作品是「水墨畫」；他認為應該稱為「東方媒材的繪畫」才更貼味。另外，曾建



曾建穎 負荷 130x60cm 雲肌麻紙、膠彩、墨、礦物顏料 2015



曾建穎 耳邊風 22x33cm 雲肌麻紙、膠彩、墨、礦物顏料 2015

穎所選擇的媒材，從紙張的講究到材料，尤其是材料的部分，他相當要求自己是選擇礦物顏料、膠彩…等等，對他來說，材料並不單純只是一種工具，它更是藝術家對於創作的精神延伸。也就是說，透過材料本身的選擇，藝術家能將創作表現的核心內涵佈達得更順暢、自由。他甚且認為，有機的材料，表現到畫面上的濕度或者敏感度，都不僅讓感官更具有立體性，也能增加更多的想像性。

除了對於材料本身的嚴格要求之外，曾建穎對於人物本身的傳達，也是值得一提之處。

曾建穎早期的人物描繪，我覺得，有很明顯漢磚拓像的風格。但請記得，是風格而非模古。曾建穎讓單一的色彩呈現一種「拓」的表現技法，但這個技法事實也呼應著他筆下人物的體態，也就是較傾向於壯碩、圓融的模樣。而透過「拓」的表現，早期曾建穎筆下的人物煥發出一股肌肉雄渾、敦樸的醇厚，視覺是建立在一種極端安寧的情態下。慢慢地，出現在曾建穎筆下的人物，基本上還是維持以線來描述形體(不是勾勒)的方式，礦物質顏料的設色、染色，讓畫面情緒是推向更內心的收斂而非張揚，這種色彩本身的巧妙運用，也使得他的作品不是只停留在表面上的古雅，而是從精神、內心開始流露出一股清淡的古韻。你很難在現代年輕藝術家作品身上，找到像曾建穎這樣的藝術家，竟然能夠在作品身上滲透出一股不躁、不火的體溫！

我尤其必須提到是曾建穎對於人物的造型。

曾建穎告訴我，他很喜歡「眾生」這兩個字所涵括的生命云云。而他也確實在服膺著這兩個字的本質。

基礎上，曾建穎筆下的人物，都有一股「狀似」佛像的貌式。問題是，他確實不是在為佛像做任何造像的工作。可是，他透露到畫面上的人物肖像，就某個角度卻也頗為相似羅漢；所謂「形貌奇古、方臉大耳、怒目圓瞪、口部微張、小腹微凸、頸部肌肉誇張」。傳統上，羅漢造型本來就更貼近世俗民間的眾生，同時也更有一份社會人情味。曾建穎的確也能把筆下人物的現代性做到貼實卻不寫實、有意念卻不喧囂於外，筆意和形意有了跨越時空靈活融合。尤其有一點是最能顯現曾建穎內心細膩觀察的能力。他在對於人物的描寫上，對於頭髮的呈現，充分顯露他能取自傳統養分卻不會被傳統網綁的內心通透。曾建穎擷取傳統佛造像的頭髮上的肉髻樣貌，卻將肉髻的頭髮改成手指；靈動的手指、情緒的手指、不安於室的手指…，具體地覆蓋在人的腦門上，一種不言即喻的指涉；清晰到令人不禁莞爾。至於在近期的作品中，他似乎也沒有放過對頭髮的觀察。古時候，對於小孩額頭前下垂的頭髮稱之為鬚，現代人則稱之為瀏海。曾建穎讓所謂的「垂鬚」，以各種不同的形制覆蓋在現階段人物頭髮的細節表現上，與之前以手指來表現肉髻的方式，又有了不同風貌，卻也依舊能夠感覺得出從傳統加以再顛覆、再詮釋。

這位年輕的藝術家，當然所有的資歷與經驗都還在等待建立中，但是，他的藝術卻不是以膚淺的文化外相來寵溺現今社會的視覺或胃口，他嘗試從材料本身的豐足性來加以調節出自己對文化感知；而不是感觸。他也讓自己的藝術，承襲傳統精神的富裕，卻不願因此陷入拘古、泥古與習古窠臼；而是想辦法注入新活力，去重新解釋自己對傳統的理解，使得出現在他畫面上的人物，能夠有自己的呼吸，而不是得靠外界過多的解釋；如同需要加裝供氧系統，才能有生息。

藝術，從不同的時間走出來，其實；已經不再單純只是為了要服務人的雙眼，更多的成分是在於能不能進入人的內心、能不能擁有一份較為長遠的安身相處。一如琥珀的由來，不也因為松脂靜靜溢出的淚滴，還得經極深極久的埋藏之後，才能有著不肯消失的印記嗎！

右圖 / 曾建穎 緊張先生 41x35.5cm 紙本膠彩、墨、礦物顏料 2015

下圖 / 曾建穎 陽台的夏天 34x62cm 紙本膠彩、礦物顏料 2013

